先鋒報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咏27:1

第111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主题为“希望的传教者”

教宗方济各为第111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选定了主题。今年不同于往年在9月最后一个主日举行，而是在10月4日至5日“禧年移民者和传教界庆典”的机会上举行。

（梵蒂冈新闻网）“移民，希望的传教者”：这是教宗方济各为第111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选定的主题。往年移民与难民日在9月最后一个主日举行，今年则是改于10月4日至5日，在“禧年移民者和传教界活动”的机会上举行。

负责筹办世界移民与难民日的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在一份公告中宣布了这一消息。公告中写道，“在禧年的背景下，这个主题凸显了移民与难民的勇气和毅力，尽管困难重重，他们依然在日常生活中见证出对未来的希望。这是也在边界外的地方获得幸福的希望、一份使他们完全信赖天主的希望”。

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强调，“移民与难民在接纳他们的团体中常常有助于振兴信仰、推动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跨宗教对话，从而成为‘希望的传教者’。他们提醒教会，尘世旅途的最终目的，是到达未来的天乡”。

泰国曼谷新任总主教吁信众「携手同行」

泰国曼谷总教区于3月2日在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为新任的阿蓬德拉塔纳（Francis Xavier Vira Arpondratana）总主教举行就职礼。

礼仪由曾领导该教区的两位总主教主持。他们是米猜格汶春(Michael Michai Kitbunchu)枢机和科维塔瓦尼(Francis Xavier Kriengsak Kovithavanij)枢机。

现年69岁的阿蓬德拉塔纳主教曾任清迈教区主教15年。教宗方济各于今年1月11日任命他为曼谷总教区主教。

在就职礼上，他促请教友「携手同行」，抓紧2025年禧年的机会实现「灵性上的更新」，曼谷总教区有约11.5万名天主教徒。

宗座驻泰国和柬埔寨大使韦尔斯(Peter Brian Wells)总主教在欢迎辞中说，阿蓬德拉塔纳主教44年前在曼谷晋铎，这次的任命对他来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他表示，阿蓬德拉塔纳总主教在清迈教区的经历「为他即将要承担的职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希望这位新任总主教教能够效法他的主保圣人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传教热忱。

阿蓬德拉塔纳总主教在致词中提到曼谷总教区悠久的历史以及承担延续当地教会使命的荣誉。

回顾过去15年，他感谢清迈教区所有教友在新冠疫情和大水灾冲击该地区等困难中对他的支持。

他说：「我感谢天主的仁慈，满怀信心地接受这项任命。」他亦对米猜格汶春和科维塔瓦尼枢机表示感谢。

他特别赞扬科维塔瓦尼枢机发起建立12个传教站的倡议，并承诺将与泰国传教会协会合作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泰国新任曼谷总教区阿蓬德拉塔纳总主教。（图片：清迈教区）

他表示：「我知道我不是最好的，但我会尽力帮助曼谷总教区成为真正基督门徒的团体，宣扬福音。」

他鼓励教友珍惜2025年禧年及其主题「希望的朝圣者」所提供的机会，实现真正的更新。

就刚举行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他说：「过去，主教用牧羊杖引导他的羊群，但今天，教宗方济各呼吁我们要共议同行，全心全意聆听彼此的声音。」

他指出，在教会教义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在信仰中共同前进，经历欢乐和考验，将福音的喜乐传播给所有人。」。

转载天亚社中文網

梵蒂冈博物馆：美与信仰的朝圣者

（梵蒂冈新闻网）「让每个访客不仅能展开一段认识艺术史的旅途，更能在灵性方面加以探索。」梵蒂冈博物馆馆长亚塔（Barbara Jatta）女士以这席话点出教宗的博物馆在圣年推出特别导览路线的目的。

在2025禧年的主题「希望的朝圣者」的启发下，梵蒂冈博物馆教育活动办公室构思了这些路线。馆长亚塔女士解释道，博物馆「将以更快速、更安全的方式迎接大批的访客，同时馆方也渴望借由一些揉合艺术、信仰与美的历史－艺术路线来提供真正且强烈的灵性经验」。

探索基督信仰的历史

在大约两个小时的导览行程中，观光客和朝圣者有如翻阅一本书那样在大理石、挂毯和绘画之间、在20多万件收藏物的精选展品中，细读基督信仰两千年的历史。

亚塔馆长指出，「诚如教宗方济各敦促我们的，首要之务是让我们的每一位来宾都能在展出的杰作上不只看见美不胜收的外表，更要发现灵魂、内心与精神上的深度共融」。

禧年特别路线

亚塔馆长表示，总的来说，禧年路线会经过博物馆里人潮较少的厅室，从庇护－克莱孟基督信仰馆，直到拉斐尔室和西斯汀圣堂。「我们想要在朝圣者心中播种他们必须获得的价值观，以便于他们认识基督信仰的许多面向。这些面向能在我们的馆藏中找到、在有时不为人知的作品上发现。这些作品虽然很少人知道，却是极伟大的杰作，不但关乎我们的艺术和历史传统，更涉及我们数个世纪以来的虔敬生活」。

这导览路线从庇护基督信仰馆出发，经过梵蒂冈美术馆、松果庭院、烛台廊厅、挂毯廊厅、地图廊厅、乌尔班八世廊厅，终点是西斯汀圣堂。

为每个人提供的导览服务

禧年特别导览路线向所有人开放，包括带著孩子的家庭和残疾人士。行动不便者可致函梵蒂冈博物馆（accessibilita.musei@scv.va）安排行程。关于中文专人导览、团体预约等服务，请写信给梵蒂冈博物馆的另一个电子邮箱（education.musei@scv.va）洽询。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等语言的导览服务可直接上网预定（https://tickets.museivaticani.va/home/calendar/visit/Pellegrini-di-Speranza）。

此外，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也推出了中文语音导览服务，欢迎在大殿入口前的服务柜台问询。

长得像佛教徒的一尾小鱼

专栏文章
詹雪梅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能从外表看出来吗？所谓的外表，不包括身上的宗教配饰，好比说没戴佛珠、没戴十字架链坠、没载玫瑰链珠，除了披在皮囊上的衣物，无他。如此无“标签”可参照，能看得出，或判断这人是什么宗教信仰吗？

我愚钝，加上严重老花，不能一眼看穿某某人是哪个宗教的信徒，即使有过一席交谈，甚至多次对话，也看不出某某人究竟有没有宗教信仰。但怪的是，我常被认为是佛教徒。每每不解地追问，为什么呢？总是得到更不解的回答：“因为妳长得像佛教徒。”

长得像佛教徒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虽困扰了我好多年，却从未深思自己为什么常被认为是佛教徒，毕竟除了“身份认同”的小小混乱外，这“误判”未给我带来丝毫伤害和损失，无伤大雅。直到近一、两年，我才开始有意识地自省，我哪里不像基督徒了？是言行、举止还是神态？是我打从心里，就一直不愿表露基督徒的身份？还是一直以来就没活出基督徒属天的形象？

认真一想，我不得不惭愧承认，自己算不上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充其量只是耶稣的粉丝。虽然关注耶稣多年，但不是铁杆粉丝，关注度忽冷忽热，全看心情和环境而定。

被耶稣圈粉的布道会

被耶稣圈粉是在中学时期，应同学之邀参加了基督新教唐崇荣牧师在诗巫举行的布道会。

当年通讯不发达，没电邮，没手机，来了一个口若悬河的牧师，那语调、那台风、那气场、那感人肺腑，加上他身旁那位神同步翻译，看得我如痴如醉，目不转睛。那晚的诗巫露天运动场，黑鸦鸦一片，万头攒动，却只有台上两把声音，不断交替，响彻八方。

布道会结束，唐崇荣牧师说：“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们生命救主的，请举手到前面来。”我是其中一个眼泛泪光，举起手走上前的人。为什么会落泪？我当时不明白，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已无从探究那时泪水为何不受控滑落。

此后，我并没有走进教会，只靠同学送的一本小小《荒漠甘泉》，在青春恣意的中学生活里偶尔汲取泉水。有时在夜深人静祷告，却分不清脑袋里的声音是自己的意念，还是耶稣的回应。

中学毕业后，我踏上当时不多人选择的升学之路，到了中国广州。在那个地球村还没成形的年代，没有世界大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就是把自己投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吃的、穿的、用的，皆大不相同，对中国的所有东西、品牌都感到陌生而新奇。砂拉越有的，那里都没有。砂拉越多元且各自精彩的宗教建筑，在我的大学外围地区，以及我们常活动的地段似乎一无所见。没有教堂，肯定也没有耶稣。

耶稣隐藏在广州

直到有一天，我被“神秘”召唤，才惊觉原来广州也有耶稣！

某个微寒的周六，一位中国学长神秘兮兮地悄悄问道，要跟他一起去做礼拜吗？我欣然答应。我们相约次日一大早挤上人满为患的公交车，长途跋涉到一处我从没去过的老旧城区。走过脏乱、纷扰的街道，穿过夹在一道道破旧商店老墙中的陕小走道，进入一家老店铺，九拐十八弯地来到一个窄梯口，通过小阶梯往上登，竟来到了一个秘密基地。

成群衣着简朴似农工的中老年人，排排坐在矮矮的长木凳上，沧桑的脸上似乎都挂着一双热切的眼睛。这在老建筑中尤为突兀的大厅房若在夏天，肯定是个闷热的烤炉，而这“新天新地”像极了非法地下组织。

那是路途遥远且艰辛的翻山越岭，是没人领路断然到不了的彼岸，是早出晚归的惊心动魄。我没敢再去第二次。耶稣隐藏在广州的某一个角落，也隐藏在我心里的某一个角落。

毕业回到了家乡，我却如无根浮萍，虚而又虚，万事皆虚。于是下意识地走进了卫理公会的教堂，上了课，在2002年复活节领洗。但我没有就此展示忠诚，主日崇拜时去时不去，可有可无。耶稣看似存在，却又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之后到新加坡深造，也一样偶尔到教会打卡，时有感动却没有激情，更没有长久及心甘情愿的顺服。

怪的是，我渐渐相信耶稣在我的生命中，可是却怎么也找不着祂。再后来，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病痛的和死亡的磨难，我仿徨地走进了佛堂。短暂进出佛堂的那段时间，也抄写佛经，在耶稣和佛祖间徘徊（然而被认为长得像佛教徒是在这之前的事）。

我曾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如此回顾一番，确实发现自己不像，也称不上是个基督徒。兜兜转转，在惊天动地的世纪大疾情后，我却奇妙地步入诗巫圣心主教座堂的领洗池，走进了天主教堂，那正好是我在新教领洗的20年后。

天主没让我继续在旷野流浪长达40年，是何等仁慈！进教后，有朋友惊讶地问：妳怎么到天主教来了？我没赘述自己的用情不专史，只说了不敷衍也不虚伪的唯一答案——天主的旨意。

在基督信仰中，被指派为形象鲜明的，渔人的渔夫，如教会的磐石圣伯多禄相对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尚待被捕的游鱼。我既如游鱼，曾以为自己在独游，曾觉得自己与小众同游，回头一看才惊觉在茫茫大海中，一直有大鱼领路、护航，一路都在群游。

我虽不像基督徒，却仍是鱼群中被呵护的一尾小鱼，朝万众归一的方向群游，游向天主无处不在的无形大网。但愿假以时日，能游出基督徒属天的形象。

作者：詹雪梅
芥子心供稿

阳光总在风雨之后

丙年四旬期第二主日

创15：5-12，17-18
斐3：17-4：1
路9：28-36

今天的福音是耶稣在大博尔山显圣容。这是耶稣准备进入耶路撒冷被钉死之前所发生的一个事件。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个时候显圣容？这对我们灵修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

耶稣将要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知道自己将会被钉死，并且三天后会复活。他选择这个时候显圣容，是为了坚固宗徒们的信德，同时也让他们先看到将来人复活后的面貌及状态。耶稣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知道他的门徒们可能会因着祂被钉死而失去信德和方向，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人上山的，而是带了祂所爱的三位宗徒，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同时天主圣三的奥秘也在这个事件中被启示了出来。三位宗徒是这件事的见证人。通过他们的见证让所有承认耶稣是救世主的人满怀希望，期待将来我们在末日审判时的复活。

耶稣显圣容对我们灵修生活有什么启示呢？我们灵修的生活有时是在上山，有时是在山顶，有时是在山脚下。我们上山就是我们在耶稣的带领下走向天父，奔向我们信仰的最高目标就是与天主合而为一。虽然上山的过程是不容易的，有时会很累，有时也会有危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上山的时候是有耶稣的带领、保护和陪伴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弃朝最高的目标前进。在灵修生活上，不放弃奋斗就是在前进，不前进就是在倒退。

有时我们灵修的生活是在山顶，与天主在一起，充满着天主的恩宠。无论外在环境是怎样的，我们的内心是平安，喜乐和充实的。当我们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幸福，我们就想永远停留在这种状态之中。就像伯多禄看到耶稣显圣容之后，沉浸在那一种美好地状态中对耶稣所说的话：“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这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伯多禄体会到了与天主在一起的那种幸福，他不愿再回到现世那种不美好的生活中去了。而耶稣并没有允许他这么做，反而是带着他们下了山，在生活中继续承行天主的旨意。就像耶稣明明知道自己走向耶路撒冷是会被钉死的，但他依然按照天父的旨意去做了。因为不经历死亡，是无法体会复活后的喜乐。

有时我们的灵修生活是在山下。在山下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努力按照耶稣的教导，不断地提升自己，去与罪恶斗争，去执行天主的旨意，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获得救恩。天主就是要通过现世中的这些困难及不美好的事情，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要背十字架的，不仅要背自己的，有时也需要背他人的以及世界的十字架。因为耶稣是为赔补所有人的罪而被钉死的，又是为所有人的得救而复活的。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岂能不背十字架而获得永恒的福乐！请记住，阳光总在风雨之后。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无论你现在的灵修生活是在上山、或是在山上，还是在山下，或者是在三者之间不停地转化着。请反省你自己，你的灵修生活现在是在什么状态中呢？

~ 撰文/主徒会会士张伟刚神父 ~

教宗要理讲授：效法圣母和圣若瑟怀著希望寻找上主

在为例行周三公开接见准备的稿件中，教宗方济各提及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在耶稣12岁那年在圣殿中找到祂的事迹，敦促信众效法这两位圣人的榜样去寻找上主。

（梵蒂冈新闻网）「正如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充满希望那样，让我们也走出去寻找上主。祂不可能受限于我们有限的期待。」教宗方济各为原订于3月5日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准备了稿件，在讲稿中如此表示。虽然公开接见活动取消，但圣父教宗还是将稿件交给圣座新闻室予以公布。

延续著「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的主题，教宗在要理讲授中省思了耶稣的童年，尤其是祂12岁那年的一个事件。那时候，耶稣没有知会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就独自留在圣殿里。圣母和若瑟心急如焚，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找到祂（参阅：路二46，48-50）。

圣父教宗指出，这段事迹呈现出圣母与耶稣之间很有意义的一段对话。它有助于我们思索圣母的旅途。

圣母是希望的朝圣者

圣母玛利亚的旅途当然并不轻松。教宗阐明，圣母经历了「一段灵性旅程」，逐渐了解有关她圣子的奥秘。教宗接著回顾童贞圣母玛利亚人生的不同阶段，以及它们如何与主耶稣的生命交织在一起。教宗称圣母始终是个「希望的朝圣者」。

童贞圣母玛利亚是主耶稣的首位门徒。教宗表示，圣母抚育耶稣、带祂长大、追随祂，并且接受天主圣言的薰陶。诚如本笃十六世教宗所言，「我们看到圣母在家里如何完全与天主圣言同在。她全然沉浸在圣言内，得以成为道成肉身的天主圣言的母亲」。

教宗方济各进一步阐述道，然而，圣母并没有因为这份与天主圣言的独特共融，就免去了「学习阶段」需要付出的努力。

荣福玛利亚害怕失去圣子耶稣

耶稣12岁那年，在耶路撒冷的年度朝圣过程中找不到祂的经验令圣母玛利亚心生恐惧，以至于她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自己和若瑟的「发言人」，开口责备耶稣。

教宗解释道，「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经历了失去孩子的家长的痛苦」。他们原本以为耶稣在同行的队伍里跟其他亲戚在一起，没什么好担心的。但后来，他们一整天都没看见耶稣，焦急感油然而生，便开始拼命地寻找，并且往回走。

「回到圣殿，他们发现他们一直视为孩子那样需要保护的耶稣，突然之间变成熟了」。他们观察到祂能参与有关圣经的讨论，而且在辩论中与经师们「不相上下」。

超乎理解范围

面对母亲的责备，主耶稣的回答很简单，祂说祂在做祂父亲的事。然而，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并不理解。教宗指出，「天主的奥秘使一名孩童超乎他们的理解范围」。

「祂的父母想要把他们的宝贝儿子保护在自己爱的羽翼下，但是耶稣却渴望活出祂作为天主子的召叫，事奉天父，浸润在天主圣言内。」

教宗最后敦促信众像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那样，满怀希望地去寻找主耶稣。

希望禧年讲习会

基督徒生活的配套：病痛，苦难、死亡与希望

（槟城讯）2025年2月21日，槟城圣神主教座堂举办了一场【希望禧年讲习会（一）】，为即将到来的四旬期作准备。

此讲习会的分享者为郑雅思姐妹（大家亲切地称她为雅思姐）。她以生活体验及天主教会的教导探讨了病痛，苦难、死亡与希望这一主题。

雅思姐以【两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作为分享的开场。

病痛与苦难：逃避，还是面对?

病痛与苦难，是人生最不愿面对的考验。我们渴望顺遂、追求幸福，若可以，谁不想避开那些折磨人的痛楚?然而，雅思姐的两次经历，让她对这个课题有了截然不同的体悟。

故事（一）能避则避：人的本能反应

雅思姐曾在火车上，与一位陌生人聊到人生，发现彼此最害怕的事情竟然都是——生病和痛苦。

人总是想过得顺遂，尽量远离痛苦。我们努力保持健康、追求快乐，甚至下意识地回避那些让人不安的事，好像这样就能避免病痛与苦难。然而，人生真的能一直如此如愿吗?

故事（二）避无可避：老师的坚强生命

另一位深深影响雅思姐的人，是她敬仰的一位老师。十多年前，这位老师开始频繁跌倒，身上总是带着伤。起初大家还以为只是意外，直到确诊后才知道，她患上了帕金森症，而且已进入最严重的阶段。

病情迅速恶化，神经绷紧、无法进食、无法言语，甚至连视力和听力也逐渐衰退。然而，她的意识始终清醒，清楚地感受着身体的每一寸痛楚。雅思姐看着这位才华横溢的老师，从意气风发到被病痛折磨，仿佛一棵曾经茂盛的大树，一点一点地枯萎、倒下。那种无力感，令人心痛。

但最令人敬佩的是，这位老师并没有被病痛击垮，反而用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她说，“生命就像一场扑克牌游戏，有输有赢。但无论如何，你要享受这个过程。”

她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坦然接受，并在苦难中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

面对苦难，我们该如何选择?

这两段经历，让雅思姐陷入深思。人的本能是远离痛苦，向往快乐，但她的老师却告诉她，苦难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旅程的一部分。如果避不开，我们该如何面对?是消极地哀叹，还是在有限的日子里，依然用力去活?

或许，真正的勇敢不是没有痛苦，而是在痛苦中仍然微笑，仍然热爱生命。

那么，当病痛和苦难降临时，你会选择逃避，还是勇敢面对?

痛苦是个奥秘

雅思姐在分享中提到天主教教理中有关痛苦的教导。痛苦是一个奥秘。人类因罪恶的进入而堕落，才开始承受苦难。然而，困惑的是，为什么好人也会受苦?信德坚定的人，依然要经历考验?翻阅圣人的生平，我们不难发现，没有一个圣人是毫无苦难的，仿佛苦难是通往圣德的“配套”。

我们不禁要问：至仁的天主为何允许痛苦存在?　天灾、疾病、战争……这些痛苦席卷世界，让无数人身处绝望之中。如果痛苦毫无意义，仁慈的天主怎会容许它发生?

痛苦的意义：化为希望的契机

痛苦，总是让人望而生畏。然而，它真的只是惩罚，或是毫无意义的折磨吗?痛苦并非终点，而是天主赋予人类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苦难中学习爱、付出爱。真正的希望，不是来自没有痛苦的世界，而是愿意彼此扶持、在黑暗中点燃光明的世界。

在这个课题上，雅思姐分享了痛苦的意义。痛苦不是折磨我们，而是在净化与教导我们的心灵。痛苦也带来救赎的功能。

痛苦锻造坚韧的灵魂，使人成长。

当我们看天主子民四十年在旷野中的日子，他们所经历的各种考验及所受的苦，最后认识了慈悲的天主。这如同金银需经火炼，痛苦让人学会忍耐与谦卑，使生命更加纯粹。痛苦是天主塑造我们的方式，引导我们走向正途，能让我们更珍惜爱主，回归天主。

救赎：痛苦带来更大的意义

耶稣的苦难带来了救恩，使痛苦成为爱的极致表达。同样，我们的苦难若以信德面对，也能为自己及世人的罪做補赎。

基督徒如何面对与接受病痛与苦难呢?

雅思姐提醒大家有关圣经里的伟人所面对的痛苦。圣母玛丽亚把一切苦难默存心中。圣若瑟在痛苦时也積極跟随上主的指示。圣保祿及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很光荣喜乐的因耶稣的名而受苦。她也引用受苦的圣人及我们周围的人作为我们的榜样。

郑雅思姐妹的分享环节

教宗方济各：願我們的生活充滿希望

希望禧年：在痛苦中燃起爱的光芒

教宗方济各禧年诏书祈祝：【愿禧年为每个人都是重燃希望的机会】（诏书1）

许多人以为，希望禧年只是为了大赦，但教宗方济各在禧年的告诉我们，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世界上充满着没有希望的人，他们或在病痛中挣扎，或在心灵创伤中徘徊，生活被黑暗笼罩。而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被召叫去带来希望，让世界重新充满光明。

希望禧年的其中一个核心使命，就是鼓励我们以爱和援助，去触摸那些活在苦难中的人。当爱临在，痛苦就不再是绝望，而是通往希望的道路。

希望禧年，就是这样一个提醒：当我们选择去爱，我们就在创造希望。　当我们在病床前握住一双颤抖的手，当我们安慰一颗破碎的心，当我们用行动告诉世界【你不孤单】，这希望就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活生生的天主临在。

麦可佐思与雅思姐 ……联合报道

木蔻山岛圣母玫瑰堂——遗忘角落中的信仰灯塔

（槟城讯）2025年3月1日，槟城教区主教施恩天枢机率领我们一行20人，踏上了前往木蔻山岛（Pulau Jerejak）的巡礼之旅。这次同行的，还有3位神父及槟城教区天主教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的成员。我们的目的地，是这座早已被遗忘、却曾照亮无数孤苦灵魂的圣堂——圣母玫瑰堂（Chapel of Our Lady of the Holy Rosary）。

荒野中的圣堂遗迹

圣堂坐落在岛屿深处，四周被葱郁的热带森林吞噬，仿佛大自然正试图将它抹去。屋顶早已坍塌，只剩残存的墙壁在风雨中屹立，斑驳的石墙布满裂痕，部分甚至被树根紧紧缠绕。高大的藤蔓盘踞其上，树木的枝叶交错成荫，使内部透着一股凉意，静谧而神秘。

尽管这片遗址早已荒废，仍有人默默守护着它。槟城教区天主教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定期前来巡查，而附近印度庙的管理人员近年来也协助清理，使得圣堂在岁月更迭中未曾彻底湮没。

苦难之地的回响

当天，圣母玫瑰堂举行了百年来首次圣祭，弥撒由施恩天枢机主礼，Michael Raymond、Joachim Robert 和 Desmond Jansen 三位神父共祭。这不仅是一次朝圣之旅，更是百年来首次在此举行圣祭，缅怀那些在苦难中仍坚持信仰的灵魂。

在讲道中，施恩天枢机回顾了木蔻山岛的沉重历史——这里曾是痛苦、隔离与绝望的象征。

135年前，麻风病患者被送往此地，与世隔绝，直至终老。他们的眼泪被潮水冲刷，却未被历史遗忘。

此外，木蔻山岛还曾是殖民时期的检疫站，所有从印度和中国抵达槟城的劳工，都必须先在岛上接受健康检查。被诊断患病的人被隔离治疗，然而许多人最终客死异乡，埋骨于此。

20世纪初，这里成为高戒备监狱，关押着最危险的罪犯。二战期间（1941–1945年），日军占领马来亚，岛上被改作战俘营和军事基地，无数战俘在此经历非人折磨，战争的阴影笼罩这片土地。

信仰未曾熄灭

然而，施恩天枢机强调，在这片充满苦难的土地上，教会的使命从未动摇。无论是疾病、囚禁，还是战争，基督的爱始终未曾缺席。100年后，我们在此祈祷，缅怀曾服侍的传教士，也铭记在苦难中坚守信仰的灵魂。他们的信德微弱如烛火，却未曾熄灭。

弥撒结束后，我们静默地环顾四周，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落在破败的石墙上，仿佛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我们深知，信仰并不会因时间的侵蚀而消逝，它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在最孤寂的土地上，仍然悄然燃烧。

短短三个小时的巡礼，我们在这座遗忘的圣堂中，见证了历史的沉重，也感受到信仰的永恒。木蔻山岛圣母玫瑰堂，虽被大自然掩盖，却依旧是那盏未曾熄灭的信仰灯塔，静静地矗立在岁月的洪流之中。

圣母玫瑰堂的简介：

圣母玫瑰堂建于1896年，由法籍传教士Fr. Emile–Albert Joseph Mariette所建，为木蔻山岛上的80名天主教麻风病患者提供信仰寄托。

彼时，麻风病被视为不治之症，患者被隔离于此，度过余生。教堂落成后，神父在此牧养，病人们在祈祷与弥撒中寻求慰藉。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敬拜之所，更是痛苦人生中的一丝希望。随着医学进步，麻风隔离区逐渐废弃，教堂也被遗忘，终成废墟。

如今，残存的石墙静静矗立，斑驳的痕迹似乎仍回响着往昔的祷告，见证着一段被遗忘的信仰史，也铭刻着那些曾在苦难中燃起光明的人们。

麦可佐思。。。。报道